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禮記集說卷九十五

宋 衛湜 撰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黄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

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孔氏曰此論六代之樂咸池備矣言黄帝之德皆施
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為備具也咸池雖黄帝之樂
堯既增改脩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至周
謂之大咸黄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别立其名則此
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故周禮
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
卷當大章也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

唯以武功為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徳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長樂陳氏曰舜有紹堯之至德故樂謂之韶禹有中國之大功故樂謂之夏由夏而上言樂之名而不言代由殷而下則言代而不言樂之名者葢世遠則樂之名難明世近則樂之名易知以其難明故詳之以其易知故略之也　又樂書曰堯作大章以其煥乎

有文章也黃帝作咸池以其咸物而潤澤之也葢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脩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皐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為之作濩武王以武定禍亂故周公為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

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

雲之為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為

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

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

也

延平周氏曰法成於堯而天道備故曰咸池備矣文

極於殷周而人道盡故曰殷周之樂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章咸池黃帝堯舜之所以同用也韶

謂之九韶九者樂成之數前乎舜則堯非不繼嚳也後乎舜則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樂言繼者葢法成乎堯者也在嚳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為已協禹雖繼之而不足為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無不順之謂備無有餘之謂盡

馬氏曰堯德明於天下故作大章以章之黄帝之德所施者博故作咸池德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

順者衆故曰咸湯武所為豈其心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葢其人道極於此故曰盡矣

山陰陸氏曰言章備咸池之樂故大章一名大咸濩曰韶濩葢亦以此韶雖禪猶繼也若禹繼舜不足當之即付朱均雖繼絶矣夫文反繼為絶葢如此凡樂後無所加則備中無所含則盡備猶可也盡甚矣

延平黄氏曰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堯之樂有咸池則備矣韶

夏文樂也濩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濩武則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慶源輔氏曰大章章之也言帝德之章著也德至於可名則非其至矣故曰咸池備矣咸池非可以名義求也以大章而視咸池則咸池備矣此所以先言大章後言咸池也若韶繼也夏大也視大章則又殺矣曰濩曰武則又韶夏之次也故曰盡矣言無餘蘊而不復可繼也由是觀之則樂可知

金華邵氏曰樂盡則德有所不足文王清廟之瑟猶有遺聲則德有餘而樂不能盡也商周之樂盡矣豈湯武之征伐有歉於三聖揖遜之盛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記者之意或得諸此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鄭氏曰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

之行順君之德也

孔氏曰此明樂之為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若樂善則治得其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張氏曰此明施樂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飄灑淒厲有不時者則穀損民饑也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為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

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為萬民之風雨也先王為樂必以法制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長樂陳氏曰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為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德

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若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為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

民之行象德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

故曰無功教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故繼之以先王之為樂焉上所言教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為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為治則莫非善治

馬氏曰古之為教者常興於既富之後蓋彼為救死而恐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故其序必在於富庶之後而使之田足以耕而為之食宅足以桑而為之衣元元皆樂於衣食之餘而凍餒之苦不及於父母兄

弟然後謹庠序之教而孝弟得以興於暇日也此教貴得其時也天下之事有小有大而非可以一二言之皆不可以無節故農事既畢而麻事隨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春蒐夏苗狄獮冬狩而講事在於農隙之際此事必宜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教無樂則不時事無禮則不節言樂以法象其治善則行如其德若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行可謂不愧於德矣葢行見於行事固有不能

如其德者也故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延平黄氏曰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饑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為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延平周氏曰有樂而無禮則流故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則善善則民之行亦象德矣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以言之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

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

孔氏曰自此至著其教焉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豢養也先王由酒之流生禍因為飲酒之禮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為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為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

賔主相荅而有百拜是意在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徳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石林葉氏曰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長樂陳氏曰飲酒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彛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厲飲之禁猶以為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彛

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為觴單而為觶孤而為觚戔而為醆散而為散止而為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賔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為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

以為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釀黍以為酒固已美矣又加之以豢豕馬則美之至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謂是乎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楊子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亦以是

而已豢與芻豢之豢同謂養之也酒所以為饗禮食所以為食禮饗食之禮凡以通賔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賔主之德以形容於樂故以象言之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禮以綴淫淫過也

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絶之因

為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有象德藴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綴淫也延平黄氏曰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又曰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絶者以其有酒食以合

歡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

慶源輔氏曰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人固有自然之德所謂和者是也故作樂以象之而使之常不失其自然又慮其過也故制禮以綴止之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烖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冦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禄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

終則禮達而分定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於吉曰福以知凶之為禍於凶曰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馬氏曰大事者言其凶事之大者也大福者言其吉事之大者也哀樂之情皆生於中而禮者所以飾之也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

極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此言有禮以節之

慶源輔氏曰有禮以哀之喪禮是也有禮以樂之嘉禮是也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

延平黄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敎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敎國子

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使惡風移改弊

俗變易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好惡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所樂則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為樂則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則所以移風易俗也

長樂陳氏曰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為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為禮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脉流

通精神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惡之俗可移而為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為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為教則其道或幾乎息

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不能無樂而先王亦不能無樂故樂也者先王之所樂也先王因其樂而著其教焉人之善性雖皆出於天而風俗則未嘗同先王感時能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以其有樂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

延平黄氏曰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徳之盛惟樂出於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於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金華應氏曰漢志云其移風易俗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益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敎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敎益禮樂初無二

理禮有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忒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從此至淫亂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所感而起及合成為樂又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

為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以感人猶雨出於山而還以雨山火出於木而還以燔木也此言人由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故云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内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興動也術謂所由道路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之所由道路見也

長樂陳氏曰民生而静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

情則心術之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無為也應感起物則其心動矣故其術形於外莊子所謂有物採之而出是也上言血氣心知而下止言心者葢别言之雖有血氣心知之異合而言之萬化皆本於心而已

慶源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喜怒哀樂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

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此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人心惟危也扣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内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虛明未嘗不靈也所形曰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亂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傚也肉或

為潤

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康安也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略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人肉多則體肥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寛裕

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則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静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志微噍殺是也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

知也

長樂陳氏曰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

論聲而其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為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者猶夷狄謂之狄以其無平中之道也順成之音則

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蹈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狄強而成滌濫言滌而泛濫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為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

勁正寛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葢志微則噍殺之音作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則繁文簡節之音作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則奮末廣賁之音作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餘放此鄭氏謂簡節少易也肉肥也狄滥往來疾貌皆非是文繁而節不簡則失之繁節簡而文不繁則失之簡肉而無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順成言順以著逆狄成言狄以著華

延平黄氏曰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志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智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為憂思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易俗

慶源輔氏曰慢猶緩也對怨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喜心感者易失之流故以其流者言之於其

終又有以見上五者亦皆有過焉故下言先王制樂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

孔氏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自此至深矣明先王節

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吕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樂也自然謂之性念慮謂之情先王制樂本之情性稽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裁制之以禮義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静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暴怒柔不至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

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性

信也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陽

謂稟陽氣多人也陽氣舒散稟陽多則奢陰氣閉密

人稟陰多則縝密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

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

長樂陳氏曰本之情性而明樂之情稽之度數而明

樂之文有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故能幽合生氣

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於人和同天人而至於無間故能使之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懾不散者陽中之陰不密者陰中之陽不怒者剛中之柔不懾者柔中之剛四者條暢於中而發作於外是以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又樂書曰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六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自黄鍾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而五度審矣自黃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在天下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絶要在稽之而已稽之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百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喜心感者聲發以散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是陽易

失之散陰易失之容也怒心感者聲粗以厲愛心感
者聲和以柔是剛易失之怒柔易失之慑也先王知
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
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容而不容一適天
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慑而
不慑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周官典同掌六律
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斂正聲緩陂
則陽而散斂則陰而容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

容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已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容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懾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相應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而樂之道歸焉爾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為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為周樂之美皆此意歟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

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

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情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容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嚴陵方氏曰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此樂之度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此樂之數也情性由乎內故言本度數存乎微故言稽生氣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生氣也五常者五行也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陰陽兼物言之也剛柔指人言之也陰陽不言氣者陰陽不嫌於非氣也陽不散陰不密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於散

則陽交隂故也隂不至於容則隂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其交也豈非和之所致乎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夫然後發之於外足以起事作之於外足以成功且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矣

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當於人心不合於度數合於度數而不當於人心皆非所謂善樂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人受天地之和而生蘊

於中則為性發於外則為行故合生氣之和於內而道五常之行於外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六通四闢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皆當其位而不相奪也

延平黄氏曰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德陰陽為德則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容陰陽之中也不怒不懾剛柔之中也

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氣者也

慶源輔氏曰喜心感怒心感者是謂情性度數謂律呂生氣天地生物絪縕之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故本之以情性律呂著天地自然之數故稽考使有所合大樂與天地同和道順也順夫五常之行使動而不失於流散則陽中有陰靜而不至於固蔽則陰中有陽剛不過於怒則剛中有柔

柔不失之懾則柔中有剛舉此四者以總上六者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人之心而發作於外之樂交暢於中則作於外者疑於無倫今也各安其位而不相陵奪然後為樂之至本之情性則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稽之度數則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金華邵氏曰此言著其教之意先王將以著樂之教必先立其本而後樂可作其本不立則不過聲音䌝數之末何以感人動物故先本之情性使出於天機

自動天籟自鳴有非人偽能為者然後稽之度數如律吕之損益宫羽之小大制之禮義如用八用六宫縣軒縣也夫情性者樂之本然無所養則本喪矣合其義之和而使之不乖道其行而使不它適至四者條暢交感各得其位則得所養矣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樂舞教國子是也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終始謂始於宫終於羽宗廟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宫為君商為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增習寛廣其樂之節奏省審其文采文采謂樂之宫商相應若五采成文即上聲成文是也繩是度量之物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若黄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强各自倍半為鍾是其小大也鄭氏註髙聲正聲見周禮典同註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宫

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鄭註宗廟黃鍾為宮以下大司樂文黃鍾律之最長者應鍾律之最短者引以證經之終始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䟽之理見於樂之聲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吕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

長樂陳氏曰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

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學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為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為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

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節奏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繩

德厚以為性象事行以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各安其位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立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所以觀其事之深

也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無形無聲則樂深之又深載道而與之俱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嚴陵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

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宫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益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黄鍾之初九終於仲吕之上六益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為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也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

其深矣

馬氏曰前言樂之道備矣然非廣其敎則不足以傳後世故立之學等以至於親踈貴賤皆形見於樂樂之作則奏樂之止則節節奏合而成文采而以繩其德厚也人之性雖出於天而非樂則無以成其性故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者性之端所謂德厚也樂者德之華所以繩德厚也律述也樂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唯其稱而已樂有始有終

而終始之序不可亂也若五音大不過宫細不過於羽此小大之稱也大師之奏始作翕如至於繹如此終始之序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皆以象事行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此樂之䆁所象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樂之作所象也康成釋律謂之六律則其説似非也樂者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親疏貴賤長幼

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自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以至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觀其樂可謂深矣然禮樂政刑其極一也而獨以樂為深者葢禮與政刑者皆所以約人於外者也樂者所以和人之中者也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延平黄氏曰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諸情性而為之樂焉及以感通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

不和親夫恭之於君臣親之於父子天理也而形見於樂觀其深矣

延平周氏曰先王作禮樂天下之理莫不具焉而樂為深

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若季札觀樂是也夫樂窮之而益遠故孔子為之三月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即上所謂繁文簡節也節奏貴簡濶文采貴繁縟省謂察之恐失之不

及也上言先王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事之行也必有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故先王之於樂亦律而比之以象夫事之行焉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樂通倫理其是之謂乎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

黄氏曰黄鍾者子之氣陽律之長也而林鍾可謂遠矣乃損而下生林鍾者未之氣陰吕之長也而大蔟

可謂遠矣乃益而上生此親疏之理而見其父子相繼之禮焉宮有宮覆之義而其尊為君商有商度之義而其卑為臣此貴賤之理而見其君臣相濟之禮焉黄鍾之管其寸九則所生在先而為始中吕之管其寸六則所生在後而有繼此長幼之理而見其兄弟相序之禮焉律不能以獨生也必下以求吕吕不能以獨成也必上以附律此男女之理而見其夫婦相親之禮焉

吳興沈氏曰山川草木翕張動靜皆樂觀也深言其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也敝謂勞敝煩為煩擾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

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而樂淫也世亂非無禮樂也禮慝樂淫則禮樂之名雖存而其實已亡矣

慶源輔氏曰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總上二語敝謂傷敝煩謂勞煩土敝水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也物

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慝反善之辭禮慝如世俗委巷之禮也禮易失之慝樂易失之淫

禮記集説卷九十五

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宋 衛湜 撰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徳是以君子賤之也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酗肆虐是流

湎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滛之聲狹謂音促則感人思其情欲條遠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

長樂陳氏曰禮匱不足以善物樂滛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

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樂書

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雎之樂非不哀也然所以哀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為莊非不樂也然所以樂者淑女之為配是乃所以為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

故志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

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徵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減相備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氏曰成象者謂人樂習焉

孔氏曰自此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從此至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滛聲用正聲也逆氣謂回逆之氣即姦邪之氣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滛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

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此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見

則樂之所形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順逆樂有淫和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分矣凡此非特人為然萬物亦莫不各以氣類相感動

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温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鍾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宫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

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而已然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夫聲無非樂也樂亦無非聲也然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為樂言聲感於上而樂興於下又以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言回則知其有莊言邪則知其有正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聲之别如此夫順氣則成順象逆氣則成逆象此以類相動也以類相動其理然也故曰萬物

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

闕氏曰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滛聲過聲凶聲慢聲昔顔淵問為邦孔子對云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滛者盖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滛之不正為邦以禮樂為急樂以放鄭聲為先故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此言滛樂和樂滛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滛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

古之人將欲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以無不敬為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先

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皆以類相動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

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唐太宗時張文收請改正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其說未盡善然得其大義矣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即上所言是也至萬物又言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鄭氏曰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孔氏曰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已身之美行不留聰明不留停於耳目也不接心術謂心不存念也設謂設施由從也

張氏曰君子人君也民下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宜本

情不使流宕以自安和其志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其行也諸行率由順正以行其德美化其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行歸於善則

德全矣姦聲可以為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為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比類所以别其等反情於内故足以和其志

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鄭衛則為姦聲紅紫則為亂色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外深淺之別也以慝禮不接心術故情慢不設於身體以淫樂不接心術故邪辟不設於身體蓋心術之動則氣有所襲故也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所行無不宜矣山陰陸氏曰反情以和其志情所謂可有否焉是之謂反情以和其志故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比

類以成其行若德不足以比太王則雖效死勿去可
也若紀侯大去其國是不知比類以成其行之過也
義義也順正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
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四肢之於安
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内修内者也比類以成其
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心術以外治内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身體以内

治外也夫如是則耳之㸔聲目之㸔色鼻之㸔臭心知百體之㸔佚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建安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而已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

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
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勿之功
可以庶幾也
慶源輔氏曰反其情之所自發也人情亦無不善及
其流則有惡者矣故反情之所自發以和其志情出
於性志存於心類肖也伊川解詩克明克類曰非徒
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不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
弗克類也此義亦然君子以成德為行言比類其德

以成其行也不留不接不設制於外所以養於内也内得其養則發於外者無不中節矣故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則不逆正則不邪所由者順正而所行者又不失其宜也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言作樂以奮發其德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聰明耳目之德也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留於聰明可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自此至皆寧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此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諸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感動四時使氣

序和平故能著萬物之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

馬氏曰反情以和其志者和於内也比類以成其行者善其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言耳目之無所蔽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言心之官無不善也其詳至於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樂之實備然後發以聲音而至於著萬物之理樂出於心而後形於聲音故發以聲音發聲音而後舞

動其容故動以干戚獨聲不足以為樂故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干戚非備樂也故動以干戚而又飾以羽旄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蓋樂有本有末故其所至者如此

長樂陳氏曰發以聲音而為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為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為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為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説歟以書推之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
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
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德自
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
夫然則可以賛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
而不著乎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
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

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至陰之德肅肅出於天至陽之德赫赫發乎地上下各有所至故曰至德夫相合以為光相濟以為和以義固相合矣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

慶源輔氏曰有諸内必形諸外故發之以聲音者則聲之成文者也寫之琴瑟則其文益顯矣詠歌不足

則至於手舞足蹈故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動謂發揚蹈厲發揚蹈厲則有干戚之舞然又不可無飾故飾以羽旄樂既形於音容又從之以堂下之樂上舉琴瑟下舉管籥則其餘者可知矣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奮與豫卦雷出地奮同故彼亦言作樂崇德也動四氣之和謂感召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即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故曰樂通倫理者也

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樂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金華應氏曰在己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為經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鍾皷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賔至應鍾濁謂黄鍾至中吕

孔氏曰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天鍾皷鏗鏘寛廣壯大以象地終於羽始於宫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廻還象風雨之廻復五行之色謂五行之聲宫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黄相雜故曰五色

也八風八方之風律謂十二月之律樂音象八風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次明庶風次清明風次景風次涼風次閶闔風次不周風次廣莫風皆間四十五日而至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謂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謂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倡和清濁謂十二

月律先發聲為倡後應聲為和律長者濁短者清迭相為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為宫是樂之常也

長樂劉氏曰清明象天言合樂之聲清亮而高遠也廣大象地言宫縣之位廣大而含容也小大不類而義實相成也終始不斷而理實相生也是以倡和清濁迭相經紀以成天地之化

長樂陳氏曰天職氣覆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運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

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以象地也非特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黄鍾六同終於夾鍾始於大呂皆象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非特舞

之一端而已五聲之節奏合為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則宮為君足以御臣商為臣足以治民角為民足以興事徵為事足以成物羽為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怗懘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為聲成文而言也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為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其風明

庶巽為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為金故其音金其風閶闔乾為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凡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凉蠡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黄鍾之律而黄鍾冬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吕太蔟之律而大吕太蔟大寒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吕之律而姑洗仲吕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

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而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尚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隂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

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五聲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行在人為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為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

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為六十律六十律可益而為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為妄田琦以何妥為當可謂知禮矣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黄鍾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百刻為百度何其誤也聲音律吕發越

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唱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盖音莫不有適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要合清濁之中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為體無常以為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賔至應鍾為清黄鍾至中吕為濁豈迭相為經之意邪

嚴陵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柷樂之始也止之以敔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為文樂之還也五色即五行也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大故以其質言之五行播於四時故天地之文作於春夏而成於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

互所以相治故曰成文而不亂律十有二宫以應歲十有二月合而為四時四時分而為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故八風在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於八方在易則畫於八卦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以從律則一也律述氣者也風則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則應期而不姦矣百度者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數為多夜得數為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為少夜得數為多得數多者其晷長得數少者其

晷短長短者度之所起也故謂之度陰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曰得數而有常小者陰也大者陽也成雖陰之事然非陽以生之則陰無自而成故曰相成終者陰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然非陰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為先和者為後清者為升濁者為降倡和者陰陽之氣先後之序也清濁者陰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則倡者為經和者為緯矣及和之

得位亦若是也清之得位則清者為經濁者為緯矣及濁之得位亦若是也雖然此特其大槩耳至於播之於樂則五音六律其聲亦莫不有倡有和有清有濁焉迭相為經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清明象天象天之德也廣大象地象地之體也終始象四時之所行也周還象風雨之回合也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粗皆

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為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為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柷柷之數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敔而敔之數其鉏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以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

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

山陰陸氏曰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蓋有不可以意言傳者鄭氏釋之如此是徒見形表而已而遺其精神也周還象風雨樂出於虛而復於虛也若春行秋令猋風暴雨總至則五色不成文八風不循律矣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

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也

闕氏曰周乎天地之間者五行也播五行於四時者十二律也自春徂夏陽以動土為功樂則始作翕如非象春夏之始乎自秋徂冬陰以作成為事樂則繹如以成非象秋冬之終乎非特此也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以象四時之變通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以象四時之周流樂之迭相為經四時之迭起是也樂之還相為宫四時之無窮是也以至分律而序之終於無

射始於黄鍾分同而序之終於夾鍾始於大吕分舞而序之終於大武始於雲門　又曰其絲多者其聲濁其絲少者其聲清故宫以八十一而最濁羽以四十八而最清此五聲之清濁也其管長者其聲濁其管短者其聲清故自黄鍾至中吕為濁從蕤賔至應鍾為清此十二律之清濁也

廬陵胡氏曰如詩歌清廟維清言樂與德皆清明也如詩奏文武樂與德皆廣大也

金華應氏曰自反情和志以下即樂以養其內而謹其所感於外也自發以聲音以下備樂以形於外而發其所養於內也清明者天之氣樂之皦如者象之廣大者地之體樂之翕如者象之終始周還者四時風雨之變樂之純如繹如者象之合之則象兩儀分之則象四時增以中央土則為五行分以四隅則為八方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是衍之而至於百

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殺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樂作矣故此言樂之理樂之清明則象天樂之廣大則象地此可以黙識而不可以言傳始終終始則象四時周還回復則象風雨風雨

之生物不一而止故樂之周旋回復似之不曰始終

而曰終始以見相生無窮也此其所以象四時色疑

聲字文誤也五聲成文而不亂言在樂者也八風從

律而不姦言在天地者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言在人

者也終又雜舉在樂者言之度量衡皆生於黄鍾之

宫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

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移敝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

張氏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桀紂之邦亦有桀紂之風桀紂之後文王

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長樂劉氏曰樂之道行而人倫清矣非禮勿聽則耳聰非禮勿視則目明非禮勿言則氣平非禮勿動則體暢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

嚴陵方氏曰樂行言樂化之行也倫清言人倫之清也蓋樂行則天下和而不乖人倫不為淫風所動汙俗所染故清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耳聰則是非可以

審目明則真偽不能蔽血和則憂樂無所乖氣平則喜怒不妄作自一人之身達之天下國家則倫清之至也

馬氏曰倫者理也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為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為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内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

而河西善謳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况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况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閒濮上之曲姦聲尚爾况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矣荀卿言樂行而

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清自樂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言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之患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孔氏曰前經言正樂感人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因上起下之辭所以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君子所樂在於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樂在於欲得其欲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若小人在上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

張氏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為

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為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忘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為亂惑不能安樂

河南程氏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從之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馬氏曰君子小人為樂則同所以為樂則異君子者從其大體者也故樂得其道小人者從其小體者也

故樂得其欲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導心故以欲忘道惑而不樂

長樂劉氏曰樂者樂其禮之盛行也不曰樂得其道乎小人由之以享五福不曰樂得其欲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能知樂之情故由情足以得其道小人徒見樂之文徇文止能得其欲道與欲所得皆樂也然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

治生欲無窮故至於忘道道既忘則其惑不鮮而憂生

延平黄氏曰樂由中出不可以偽為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内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慮其樂之去則惑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

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恬愉此樂之真也樂得其欲則沈湎滛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道則欲不行故和平恬愉而不亂樂本於欲則不復有道故至於耽惑而已豈真可樂哉

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敎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曰方猶道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小人所樂不同自此至為偽明君子敦行善樂也反已多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政教之事正樂興行民皆嚮仁義之道人君如此可以觀其德行矣

長樂陳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已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

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背偽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樂書

延平黄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己之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反其情和其志豈他術哉亦以樂而已且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其在人者前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

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馬氏曰反其一己之私情而和其在内之志則足以成己而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人心而有以成物也則樂行而民嚮方矣其效至於民嚮方君子之德斯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反去淫溺之情而調和其志比擬善類以成己之行不接心術心不存念也反情於内則不以欲忘道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則必資人成已

故足以成其行

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敎推夫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嚮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

能為樂也

孔氏曰德在於内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說其志歌謂音曲以歌詠其言辭之聲哀樂在内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是詩言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歌詠之是歌詠其聲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舞動其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

心發三者相因原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宫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故曰樂氣從之

張氏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先有三德為本於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曰然後樂氣從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為德言詠之於歌為德音形之於舞為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足以既德之實邪不

過形容其英華而已樂出於虛寓於實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效其響焉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形也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蓋詩為樂之章

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以六德為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為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爾非惡舞也惡其屢爾故酣歌常舞商書儆之屢舞躚躚周詩刺之三者皆本於心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

氣從之樂書

嚴陵方氏曰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樂無以發發發而為華然後散而為器不止於金石絲竹特舉此以該之有言有咏有動皆氣之所使也所以使氣者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憂氣亦本於心然樂以樂為主故特言樂氣而已

馬氏曰德者出於天命之性而非人之力也故曰性

之端

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樂之氣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藴積在中故氣盛内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手舞足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據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為偽偽謂虚偽

長樂陳氏曰情形於言而為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為偽也嗟嘆不足而為歌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為偽也內樂而外應之為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為偽也三者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則明明則能變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謂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

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為變化之天德歟

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

諸外故言不可以為偽也

慶源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文明謂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有是心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樂紂作靡靡之樂彼豈不知為鄙邪故曰唯樂不可以為偽武之未盡善亦以是故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

孔氏曰前經論志聲容三者自此至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為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

長樂陳氏曰心靜於自然而樂動於使然故曰心之動樂之本則隱而其聲則見故曰樂之象聲之單出

則質必待文采節奏為之飾也　又樂書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為樂皆本於心焉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聲寓於器而非器猶為之象而已故曰聲者樂之象也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為畧采於文為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為始節於樂為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前論舞於聲心相應故此又言樂之心見於舞

慶源輔氏曰此足以見樂之不可為偽也見乃謂之象有是聲則樂之象見矣樂有是象故因以文采節奏飾之而為樂動其本猶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也

禮記集說卷九十六